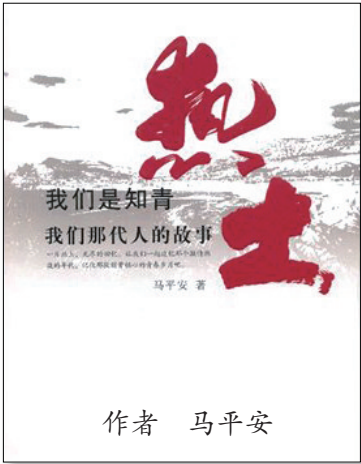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七】 过生活关



我坐在热炕上，大口大口地吃着同学们自己做的热面条，感觉味道好极了。以前在家时我就比较喜欢吃面条，再加上这会儿早就过了饭点儿，只觉得面条一进口就像是嗓子眼那儿有只手往肚子里扒拉似的，还没等那几个女生端起饭碗呢，我手里的这碗面条已经吃光了。

“面条有的是，吃完了再盛啊！”英子边说边把一碗刚盛满的面条递到了我的手里。

“谢谢了啊！”
“客气什么呀！你坐在里面不是不方便盛嘛。”

“帮…我也盛一碗吧。”
英子接过长顺手里的空碗，一转身正准备往锅台那儿走呢，突然，她“哎呦”一声，一脚踩在了地上东倒西歪的棉鞋，她弯下腰顺手把鞋子往墙根儿挪了挪。

“哎呀，你们的棉鞋怎么湿成这样啦！天这么冷一会儿怎么穿呀！”
“放在灶口旁边烤烤吧”。桂琴接着英子的话茬说。

我一听连忙阻止道：“算了吧，别烤了，晾会儿得了。”

华子悄悄地看着我，嘴角上露出了一丝不经意的笑容。我明白她在笑什么，彼此会心地笑了。

【八】 准备过年

“上回郑叔不是帮咱们磨了不少面吗？”大明边说边掀开了瓦罐上的盖子。

“嘿，除了半瓦罐小米以外，其它几个瓦罐全都见底了。”

“郑叔在时确实磨了不少面，听说咱们爱吃煎饼，一下子摊了足有三十斤面的煎饼。那几天咱们是中午吃了晚上吃，多好吃的东西，这么个吃法也得腻了啊！多亏外村的同学帮着咱们吃了点儿，要不然糟蹋的更多。大队长家的那头猪倒是合适了，发霉的煎饼全都喂它了。紧接着郑叔想给咱们换个样吃，一下做了一大篮子摊黄，没想到咱们谁都适应不了那种酸味，结果不但浪费了粮食，还把郑叔给气跑了，既劳民伤财又得罪了人。”华子如数家珍地说着，脸上流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。

“郑叔也真是的，做东西都没计划，总是让咱们重复着吃一样东西。”英子撅着嘴提起这事就心烦。

“可能这儿的人就这个习惯吧？”桂琴一边说，一边往灶坑里填着柴禾。

“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说点儿实际的吧。”

“大明说得对，我们明天上午先去队里领些粮食回来。”

“你们会磨面了吗？”

英子看了大明一眼说道：“磨面其实没什么难的，粮食领回来以后先用簸箕簸一下，去除灰土和沙粒以后，再用湿毛巾擦洗一遍，晾干了下午就能磨面了。”

“呵，没想到你上次跟郑叔学了一遍就出徒啦，真不简单啊！”

英子知道大明从来也不和女同学开玩笑，他说的都是心里话，因此也就没和他争执什么。

“磨面这活儿就是有点儿熬人，只要不怕脏不怕累，一看就会。”

“明天领完粮食，牵牲口可是你们仨的事儿啊！”华子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大明，认真地叮嘱着。

“大明咱哥仨分分工，我明天早饭后去公社寄信，再买些过年用的东西。你和长顺帮着她们几个磨面吧。”

“成，那就辛苦你了，去公社来回一趟得走七八十里地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你们在家里干活儿也不轻省，明天牵牲口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大牲口肯定不会给咱们用，不过那头叫驴的脾气也大着呢。”

“放心吧平安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
次日早饭后，我把要办的事一一写在纸上，大明将水壶灌满了热水放在了我的挎包里。同学们一直送我到洛河畔上，河面上结着两三寸厚的冰，透过冰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潺潺的流水。我小心翼翼地踩在上面，耳边不时可以听到“咯吱、咯吱”冰裂的响声，过了洛河我回头往村口望去，只见同学们依然站在河畔上，向我挥动着手臂，那一刻我感到了同学之间的真诚友情。

“回去吧…”我一边喊着，一边向他们挥动着手臂。

今儿天气不错，虽然很冷但是却没有刮风。我沿着山边的公路边走边不时地躲闪着被卡车卷起的灰尘。路边的树丛和民舍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，被车轮碾压起来的石子像子弹一样乱飞，过往的卡车上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知青骑车代步。大约走了四五里路，脚掌被路上的碎石子硌得生疼，我寻思着也得扒段车了，不然的话几十里地走下来非瘸了不可。前面不远处是座大山，汽车爬坡时速度明显慢了，我坐在坡度较大的弯道处，守株待兔等候着去往公社方向的卡车。

大约等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远远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朝我这边缓缓开来。我急忙起身，用手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心想要是运气好，遇上一位善良的司机让我坐在车楼子里就好了，免得坐在车顶上挨冻。即使不让我坐在车楼里，只要能扒上车就比走着强。我伸伸腰活动着手脚，做好了扒车的准备。眼瞅着车子离我还有二三十米的时候，我站在路边焦急地向司机挥着手。没想到车子居然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。透过玻璃窗只见一位面目慈祥的汉子正端详着我看呢。我急忙迎上前去，笑着说道：“大叔，求您捎我一段路行吗？”

他见我被寒风吹得哆哆嗦嗦的样子说道：“上来吧，小子！”
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以前听说女同学搭车容易些，没想到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司机。

我拉开车门，脚蹬在踏板上笑着对他说道：“大叔，我兜里钱不多，是留着给知青灶上买东西、寄信用的。”
“你小子心眼还挺多啊，把我当成拉脚的啦！”

“不是，大叔您别生气…”我见他一脸的正气，心里踏实多了，急忙迈

桂琴没有推让，她一把从腕子上取下手表，随手递到长顺的手里：“看吧，也不是什么好表，每天能够知道几点就行了呗。”

“南…京中…山牌的。”
“赶紧报个时，一会儿再仔细端详吧！”

“差…十分钟一点。”长顺看着我，伸出右手用一根指头表示着。

说实在的，那年月别说是有块手表了，就是有个闹钟也算是不错了。更何况我们那时还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，由此看来桂琴在家里还真够受宠的呢！

“看会儿得啦，工夫大了，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明的一席话，逗得几个女生哈哈大笑。

大明和长顺即是同学又是多年的邻居，俩人说起话来很随意，常开玩笑。长顺听大明这么说，知道他也等着瞧呢，立刻收敛起那副好奇的表情，不好意思地将手表递给了大明。

离过年越来越近了，我心里琢磨着，今年春节该怎么过呢？这可是远离父母，在陕北过的第一个春节呀！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此时此刻，不知天底下有多少父母在惦念着远离身边的孩子。

从北京出发时，爸爸妈妈为了给我准备行囊操了不少心。妈妈把我要带的衣服洗干净后，又将需要加固的地方缝合结实，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记着要常给他们写信。爸爸嘱咐我一定要和同学们搞好团结，不要因为一点儿小事伤了和气。想到这儿，我赶紧拿起笔给他们写信，告诉他们乡亲们对我们很好，让他们放心，过好年，平时要注意保重身体。

晚饭时，我问英子：“你们给家里写信了吗？”

“我和华子前天就写好了，连着两天邮递员都没来，正发愁寄不出去呢。”桂琴听英子这么一说着急了：“哎哟，瞧我这记性，临来时我妈一再嘱咐，让我春节前给家里写信，多亏你提醒我了。”

“我是刚到队上时写的，想着收到回信再写，但一直未见回信，真扫兴。”

“大明，别着急。这些天邮递员一直没来，可能是春节期间运输紧张造成的。一会儿吃完饭，谁没给家里写信呢，赶紧写。明天我去公社买点年货，顺便把信寄了。”

“平安说的对，买点儿肉回来，过年了，咱们也得包顿饺子吃吧！”

“要是能买点儿水果回来就好了。”英子接着大明的话茬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开始想入非非了。

英子的父母虽说都是工人，但是家里孩子少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。小时候父母就很宠爱她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她吃。

“大冬天的，连片绿叶都见不着，哪有卖水果的呀！”

“想吃…鱼看来是没…戏了，要是能买只鸡回…来也行啊。”

“鸡可不能买，让老乡看见了，谁知道咱是买的还是偷的呀！”

“那…就买点儿鸡…儿子回来吧。”

“你想喝鸡汤啊！又没做月子！”

“你是木…头脑袋啊！我…说的是鸡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桂琴和长顺的对话逗得大伙儿开怀大笑。

“大伙儿再想想，看看我们春节前还应该准备点儿什么？”

我的话刚说完，华子首先发言了：“瓦罐里的粮食可是不多了。”

英子没有听从我的意见，拿起被井水溅湿了的棉鞋，递给了坐在灶口边上的桂琴。

“你帮忙码放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一会儿他们怎么穿呀！”

桂琴接过棉鞋，一双双地码放在灶口旁边的柴禾上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见鞋面上徐徐地冒起缕缕白烟，逐渐蔓延到窑洞的上空。

“嗨，什么味呀！真呛人。”

“赶紧把鞋子拿到窑洞外面去吧，太难闻了。”

“平安说的对，满屋子都是咸鱼味，这对你们也太不公平了。”大明一边说，一边咯咯地笑着。

“这…可倒好，明明吃的是面条，人…家还…以为咱们吃的是大米…饭炖带鱼呢！”

我们嘴里嚼着自己做的面条，鼻子里却闻着一股一股的咸带鱼味，大家面面相视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。生活让我感悟着青春的活力，是那么的迷人、那么的阳光、那么的富有魅力。

“大叔您贵姓啊？家乡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姓王，老家是河北沧州的。在部队上是个汽车兵，战场上负了伤，回国以后转业到地方工作。”

“王叔叔，你扛过枪渡过江，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流过血负过伤，即使不是英雄，设立过功，转业以后也应该安排您去机关工作啊！”

听完我的话，王叔叔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在我的靠背后面有一个帆布包，你帮我拿一下。”

按照他说的话，果然看到座椅背后有一个黄色的帆布包，我顺手拿了出来。

“你打开看看吧！”

我好奇地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粗布包，打开后看到包里放着四枚奖章和两个红色的本子：一本是荣誉军人证，一本是军人残疾证，翻开红色的封面，右上角贴着王叔叔的照片，照片旁边工整地写着王叔叔的名字。望着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奖章和荣誉证书，我心中顿时对王叔叔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敬意。

“王叔叔，别怪我刚才说的话啊，您是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。真了不起啊！”

王叔叔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了沉重的表情。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知道在这些奖章的背后，流着多少人的血吗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只要一合上眼睛，无数个熟悉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安全，为了人民的利益，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就会无比的难过。他们那么年轻就走了，有的人临死的时候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然而他们却把荣誉留给了我。我还有什么知足、不满意的呢？”

王叔叔的这番话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：“知足者常乐，能忍者自安”。

“王叔叔，您见多识广，一定知道许多新鲜事，讲给我听听吧。”我一边把那些奖章和荣誉证书按原样包好，一边和王叔叔说着话。

“好，反正到茶坊还有一段路呢，我就给你讲上一段吧。”我笑着朝他点点头，顺手从挎包里取出水壶，打开盖子递到王叔叔的手里。他喝了一口讲开了。

“在关中地区有这么一家人，老婆不满足平淡的生活，在外面有了新欢。整日和丈夫找茬吵架，两个孩子整日惊恐万状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们协议离婚了。

（之十一）